白氏長慶集/卷04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二 ◄

白氏長慶集
卷四十三　記序〈凡十二首〉

► 卷四十四

江州司馬廳記

自武德以來，庶官以便宜制事，大攝小，重侵輕，郡守之職，總於諸侯帥，郡佐之職，移於部從事。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，司馬之事盡去，唯員與俸在，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，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，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。蒞之者，進不課其能，退不殿其不能，才不才一也。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，雖一日不樂；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，雖終身無悶。官不官，系乎時也；適不適，在乎人也。江州左匡廬，右江湖，土高氣清，富有佳境。刺史守土臣，不可遠觀游，群吏執事官，不敢自暇佚，惟司馬綽綽，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。由是郡南樓、山北樓、水溢亭、百花亭、風篁、石巖、瀑布、廬宮、源潭洞、東西二林寺、泉石、松雪，司馬盡有之矣。苟有志於吏隱者，舍此官何求焉？案《唐典》，上州司馬秩五品，歲廩數百石，月俸六七萬。官足以庇身。食足以給家，州民康非司馬功，郡政壞非司馬罪，無言責，無事憂。噫！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，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。予佐是郡，行四年矣，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。何哉？識時知命而已。又安知后之司馬，不有與吾同志者乎？因書所得，以告來者。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。

草堂記

匡廬奇秀，甲天下山，山北峰曰香爐峰，北寺曰遺愛寺，介峰寺間，其境勝絕，又甲廬山。元和十一年秋，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，若遠行客過故鄉，戀戀不能去，因面峰腋

寺，作為草堂。明年春，草堂成，三間兩柱，二室四牖，廣袤豐殺，一稱心力。洞北戶，來陰風，防徂暑也；敞南甍，納陽日，虞祁寒也。木斬而已，不加丹，墻坱而已，不加白，堦階用石，幂窗用紙，竹簾、紵幃，率稱是焉。堂中設木榻四，素屏二，漆琴一張，儒、道、佛書各三兩卷。樂天既來為主，仰觀山，俯聽泉，傍睨竹樹雲石，自辰及酉，應接不暇。俄而物誘氣隨，外適內和，一宿體寧，再宿心恬，三宿後頹然嗒然，不知其然而然。自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是居也，前有平地，輪廣十丈，中有平臺半平地，臺南有方池倍平臺，環池多山竹野卉，池中生白蓮白魚。又南抵石澗，夾澗有古松老杉，大僅十人圍，高不知幾百尺，修柯戛雲，低枝拂潭，如幢豎，如蓋張，如龍蛇走。松下多灌叢，蘿蔦葉蔓，駢織暢澡，日月光不到地，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，下鋪白石，為出入道。堂北五步，據層崖積石，嵌空垤塊，雜木異草，蓋覆其上，綠陰蒙蒙，朱實離離，不識其名，四時一色。又有飛泉，植茗就以烹燀，好事者見，可以永日。堂東有瀑布，水懸三尺，瀉階隅，落石渠，昏曉如練色，夜中如環珮琴筑聲。堂西倚北崖右趾，以剖竹架空，引崖上泉，脈分線懸，自檐注砌，累累如貫珠，霏微如雨露，滴瀝飄灑，隨風遠去。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，春有錦繡谷花，夏有石門澗雲，秋有虎溪月，冬有爐峰雪，陰晴顯晦，昏旦含吐，千變萬狀，不可殫紀。顧縷而言，故云甲廬山者。噫！凡人豐一屋，華一簣，而起居其間，尚不免有驕矜之態，今我為是物主，物至致知，各以類至，又安得不外適內和，體寧心恬哉？昔永遠、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，老死不反，去我千載，我知其心以是哉！矧予自思從幼迨老，若白屋，若朱門，凡所止雖一日二日，輒覆簣土為臺，聚拳石為山，環斗水為池，其喜山水病癖如此，一旦蹇剝，來佐江郡，郡守以優容撫我，廬山以靈勝待我，是天與我時，地與我所，卒獲所好，又何以求焉？尚以冗員所羈，餘累未盡，或往或來，未遑寧處。待予異日弟妹婚嫁畢，司馬歲秩滿，出處行止，得以自遂，則必左手引妻子，右手抱琴書，終老於斯，以成就我平生之志。清泉白石，實聞此言。」時三月二十七日，始居新堂，四月九日，與河南元集虛、范陽張允中、南陽張深之、東西二林寺長老湊公、朗、滿、晦、堅等凡二十有二人，具齋施茶果以落之，因為草堂記。

許昌縣令新廳壁記

民非政不乂，政非官不舉，官非署不立，是三者相為用，故古君子有雖一日貝梯其墻屋者，以是哉。許昌縣居梁、鄭、陳、蔡間，要路由於斯，當建中、貞元之際，大軍聚於斯，兵殘其民，火焚其邑，大田生荊棘，官舍為煨燼，乘其弊而為政，作事者其難乎！去年春，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，於是約已以清白，納人以簡直，立事以強毅。以清白故，官吏不敢侵於民；以簡直故，獄訟不得留於庭；以強毅故，軍鎮不能干於縣。

由是居二年，民用康，政用暇，乃曰：「儲蓄邦之本。」命先營囷倉。又曰：「公署吏所寧。」命次圖廳事。取材於土物，取工於子來，取時於農隙，然后豐約量其力，廣狹稱其位，儉不至陋，壯不至驕，庇身無燥濕之憂，視事有朝夕之利。官由是而立，政由是而舉，民由是而乂。建一物而三事成，其孰不韙之哉？嗚呼！吾家世以清簡垂為貽燕之訓，叔父奉而行之，不敢失墜，小子舉而書之，亦無愧辭。若其官邑之省置，風物之有亡，田賦之上下，蓋存乎圖諜，此略而不書。今但記新廳之時制，與叔父作為之所由也。先是邑居不修，屋壁無紀，前賢姓字，湮泯無聞。而今而后，請居厥位者，編其年月名氏，自叔父始。時貞元十九年冬十一月一日記。

養竹記

竹似賢。何哉？竹本固，固以樹德，君子見其本，則思善建不拔者；竹性直，直以立身，君子見其性，則思中立不倚者；竹心空，空以體道，君子見其心，則思應用虛受者；竹節貞，貞以立志，君子見其節，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。夫如是，故君子人多樹之，為庭實焉。貞元十九年春，居易以拔萃選及第，授校書郎，始於長安求假居處，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。明日，履及於亭之東南隅，見叢竹於斯，枝葉殄瘁，無聲無色。詢於關氏之老，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，自相國捐館，他人假居，繇是筐篚者斬焉，彗帚者刈焉，刑餘之才，長無尋焉，數無百焉，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，蓁茸蒿鬱，有無竹之心焉。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，而見賤俗人之目，翦棄若是，本性猶存，乃芟芟蓊薈，除糞壤，疏其間，封其下，不終日而畢。於是日出有清陰，風來有清聲，依依然，欣欣然，若有情於感遇也。嗟乎！竹植物也，於人何有哉？以其有似於賢，而人愛惜之，封植之，況其真賢者乎？然則竹之於草木，猶賢之於眾庶。嗚呼！竹不能自異，惟人異之，賢不能自異，惟用賢者異之。故作《養竹記》，書於亭之壁，以貽其后之居斯者，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。

記畫

張氏子得天之和，心之術，積為行，發為藝。藝尤者其畫歟？畫無常工，以似為工，學無常師，以真為師，故其措一意，狀一物，往往運思，中與神會，彷彿焉若驅和役靈於其間者。時予在長安中，居甚閑，聞甚熟，乃請觀於張。張為予盡出之，厥有山水、松石、雲霓、鳥獸，暨四夷、六畜、妓樂、華蟲咸在焉。凡十餘軸，無動植，無大小，皆曲盡其能，莫不向背無遺勢，洪纖無遁形，迫而視之，有似乎水中瞭然分其影者。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，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，張但得於心，傳於手，亦不自知其然而

然也。至若筆精之英華，指趣之律度，予非畫之流也，不可得而知之。今所得者，但覺其形真而圓，神和而全，炳然儼然，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。張始年二十餘，致功甚近，予意其生知之藝，與年而長，則畫必為希代寶，人必為後學師。恐將來者失其傳，故以年月名氏記於圖軸之末云。時貞元十九年，清河張敦簡畫，六月十日，太原白居易記。

記異

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，里西南有故蘭若，而無僧居。元和八年秋七月，予從祖兄曰皡，自華州來訪予，途出於蘭若前。及門，見婦十許人，服黃綠衣，少長雜坐，會語於佛屋下，聲聞於門。兄熱行方渴，將就憩，且求飲。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，因下馬，自縶韁於門柱，舉首忽不見。意其退藏於窗闥之間，從之不見，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，從之又不見，周視其四旁，則墻堵環然無隙缺，覆視其族談之所，則塵埃冪然無足跡。繇是知其非人，悸然大異之，不敢留，上馬疾驅來告予。予亦異之，因訊其所聞。兄曰云云甚多，不能殫記，大抵多云「王允老於此」，觀其辭意，若相與數其過者。厥所去予舍八九里，因同往訪焉。果有王允者，年老，即其里人也，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，葺墻屋，築場，藝樹僅畢，明日而入，既入不浹辰而允死，不越月而妻死，不逾時而允之二子與二婦、一孫死。餘一子曰明進，大恐懼，不知所為，意新居不祥，乃撤屋拔樹，夜徙去，遂獲全焉。噫！推而徵之，則眾君子謀於社以亡曹，婦人來焚糜竺之室，信不虛矣。明年秋，予與兄出遊，因復至是，視允之居，則井湮灶夷，闃然唯環墻在，里人無敢居者。異乎哉！若然者，命數耶？偶然耶？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？抑王氏有隱慝，鬼得謀而誅之耶？茫乎不識其由，且誌於佛室之壁，以俟辨惑者，九月七日，太原白樂天云。

東林寺經藏西廊記

元和初，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，土木丹漆之外，飾以多寶，相好嚴麗，鄰諸鬼功。雖兩都四方，或未前見，一切經典，盡在於內，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。初藏既成，南東北廊亦具，獨西未作，而韋君薨。迨今十餘年，風日所飄燥，雪雨所沾濕，西南一隅，壞有日矣。僧坊眾惜之，予亦惜之，非不是圖，財力不足。暨十三年，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，景雲弟子饋絹百匹。予以法施淨財，義不己有，即日移用作藏西廊，因請寺長老演公、滿公、琳公等經之，寺綱維、令杲、靈達等成之，蓋欲護前功，償始願，非任於布施相、功德心也。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緣，詳於李肇碑文，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。十四年月日，忠州刺史白居易記。

三遊洞序

平淮西之明年冬，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，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。又明年春，各祗命之郡，與知退偕行。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。翌日，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。又翌日，將別未忍，引舟上下者久之。酒酣，聞石間泉聲，因舍棹進策，步入缺岸。初見石如疊如削，其怪者如引臂，如垂幢。次見泉，如瀉如灑，其奇者如懸練，如不絕線。遂相與維舟岩下，率僕夫芟蕪刈翳，梯危縋滑，休而複上者凡四五焉。仰睇俯察，絕無人跡，但水石相薄，磷磷鑿鑿，跳珠濺玉，驚動耳目。自未訖戌，愛不能去。俄而峽山昏黑，雲破月出，光氣含吐，互相明滅，昌熒玲瓏，象生其中。雖有敏口，不能名狀。既而，通夕不寐，迨旦將去，憐奇惜別，且歎且言。知退曰：「斯境勝絕，天地間其有幾乎?如之何府通津繇，歲代寂寥委置，罕有到者乎?」予曰：「借此喻彼，可為長太息者，豈獨是哉，豈獨是哉!」微之曰：「誠哉是言，矧吾人難相逢，斯境不易得；今兩偶於是，得無述乎?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，書於石壁。」乃命餘序而紀之。又以吾三人始遊，故目為三遊洞。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峰下兩崖相鏖間。欲將來好事者知，故備書其事。
唐元和十四年忠州刺史白居易撰

遊大林寺序

余與河南元集虛、范陽張允中、南陽張深之、廣平宋郁、安定梁必復、范陽張時、東林寺沙門法演、智滿、士堅、利辯、道深、道建、神照、雲皐、恩慈、寂然凡十七人，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，抵化城，憩峰頂，登香爐峰，宿大林寺。大林窮遠，人跡罕到。環寺多清流蒼石，短松瘦竹，寺中唯板屋木器，其僧皆海東人。山高地深，時節絕晚，於時孟夏，如正二月，天山桃始華，澗草猶短，人物風候，與平地聚落不同。初到恍然，若別造一世界者。因口號絕句云：「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。長恨春歸無覓處，不知轉入此中來。」既而周覽屋壁，見蕭郎中存、魏郎中宏簡、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，因與集虛輩嘆且曰：「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，由驛路至山門，曾無半日程，自蕭、魏、李遊，迨今垂二十年，寂寥無繼來者。嗟乎！名利之誘人也如此。」

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，太原白樂天序

代書

廬山自陶、謝洎十八賢已還，儒風綿綿，相續不絕。貞元初，有符載、楊衡輩隱焉，亦出為文人。今其讀書屬文，結草廬於巖谷間者，猶一二十人。即其中秀出者，有彭城人劉軻。軻開卷慕孟子為人，軻秉筆慕揚雄、司馬遷為文，故著《翼孟》三卷、《豢龍子》十卷、雜文百餘篇，而聖人之旨，作者之風，雖未臻極，往往而得。予佐潯陽郡三年，軻每著文，輒來示予。予知軻志不息，異日必能跨符、楊而攀陶、謝。軻一旦盡齎所著書及所為文，訪予告行，欲舉進士。予方淪落江海，不足以發軻事業，又羸病無心力，不能遍致書於臺省故人，因援紙引筆，寫胸中事授軻。且曰：子到長安，持此札為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、翰林杜十四拾遺、金部元八員外、監察牛二侍御、秘書蕭正字、藍田楊主簿兄弟，彼七八君子，皆予文友，以予愚直，嘗信其言，苟於今不我欺，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。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，志氣已憊，獨好善身喜才之心未死。去矣，持此代書。三月三日，樂天白。

送侯權秀才序

貞元十五年秋，予始舉進士，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貢。明年春，予中春官第。既入仕，凡歷四朝，才朽命剝，蹇躓不暇。去年冬，蒙不次恩，遷尚書郎，掌誥西掖，然青衫未解，白髮已多矣。時子尚為京師旅人，見除書，走來賀。予因從容問其宦名，則曰無得矣；問其生業，則曰無加矣；問其仆乘囊資，則曰日消月朘矣；問別來幾何時，則曰二十有三年矣。嗟乎侯生！宣城別時，才文志氣，我爾不相下，今予猶忻遇，子卒無成，由子而言，予不為不遇矣。嗟乎侯生！命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？言未竟，又有行色，且曰：「欲謁東諸侯，恐不知我者多，請一言以寵別。」予方直閣，慨然竊書，命筆以序之爾。

冷泉亭記

東南山水，餘杭郡為最。就郡言，靈隱寺為尤。由寺觀言，冷泉亭為甲。亭在山下，水中央，寺西南隅，高不倍尋，廣不累丈，而撮奇得要，地搜勝概，物無遁形。春之日，吾愛其草薰薰，木欣欣，可以導和納粹，暢人血氣；夏之夜，吾愛其泉渟渟，風泠泠，可以蠲煩析酲，起人心情。山樹為蓋，巖石為屏，雲從棟生，水與階平。坐而玩之者，可濯足於床下，臥而狎之者，可垂釣於枕上。矧又潺湲潔澈，粹冷柔滑，若俗士，若道人，眼耳之塵，心舌之垢，不待盥滌，見輒除去。潛利陰益，可勝言哉！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。杭自郡城抵四封，叢山復湖，易為形勝。先是領郡者，有相里君造虛白亭，有韓僕射皋作候仙亭，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，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，及右司郎中河

南元藎最后作此亭。於是五亭相望，如指之列，可謂佳境殫矣，能事畢矣。后來者雖有敏心巧目，無所加焉，故吾繼之，述而不作。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。